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十一

明　宋濂　撰

傳凡三十二章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氏世居武威父錫喇卜藏布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毋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唯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

子善談名理闕學之因絶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蝕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絶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毋子同死遂置灰燼中誣之闕為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闕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寃滯獄

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
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召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
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殿
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敓金道上勢
如狼闕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
言奉使恒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曽不能宣
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闕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
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

言陗直無忌人勸闞少辟𨚗闞曰吾縱愚豈不知批逆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闞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迂闊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闞以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戹於道險費常倍闞命以為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録其私人闞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當帥師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

闕揚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巳延以婆律香贄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杲胎黃金章嘆曰余贄達官多矣潔如氷壺唯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

藝役小大各遠度闕遴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没入田分隷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衢民民重足立闕鞫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于墓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鴻和爾布哈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栅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請行從閒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同

社民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砦甚固小路若髮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鬬殺傷相當至日昃賊殊死戰鬬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来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巋然存賊来戰又數

敗賊銜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喁許大明以甘言説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灊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等及黄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嬰兒置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師撝退之或服其義至有来歸充將校者溪

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脅主供億
闞叱左右收縳付獄且上疏言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
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闞
言轉淮南行省叅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闞益自
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
曰男兒生則為帝孝寛死則為張廵許遠不可為不義
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
下樵餉路絶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闞猶帥

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手駡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刭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童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闕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

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
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闞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
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
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
奪也雖不幸糧絶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
貫霄漢以𤼵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
闞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闞死於君而能

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掇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偽萬户杜某呼曰此必余叅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懷

子以去今三歳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横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蘄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槊視賊欲吞廷心兄闍嘗以女歸之及来舒命權義兵萬户統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来破城李横槊入賊中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毋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劒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

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

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於篇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来溪上

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疎髯性多勤

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

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曜靈乎一

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

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艴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耶仕當為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褭蹏之金言及

之手舞足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奚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誚其欲久生生曰盜跖甚夭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人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己服氣矣運量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内足樂也内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糲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暖則一糟㪅與淳熬固殊飽則均何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

貧人或尤其無别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唯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誇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磬於簴親擊以鐵籖瞑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達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蕢桴土鼓之遺聲

也五音繁會則末矣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為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

賛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

亦悖且戾乎

鄭氏孝友傳

鄭生宗文父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凝道遷歙自牖遷睦淮遷浦陽令為浦陽感德鄉人淮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煕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袒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

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準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

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叅差者見者嘖嘖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而嘆曰此國家

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賛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書趨功入夜輒坐棣華軒中温温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出持使節不敢挟此有一毫自驕意諸

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内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行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賛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宰相世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滎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鄠鄠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鄘鄘生鱅鱅生給事中謩謩生宣州觀察使

回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生垣垣生倕倕生子襲子襲生邑邑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生祕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即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聞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孝友篇中近板燬於火因重鈔於此以勵民俗云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婺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頋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弆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稱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為南

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擿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寛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説便荅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刼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瓊輝

兄弟五人庭訴齕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名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耶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拜我事德甚宏咸願有所

上獻德基卻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
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
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
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扃鐍甚嚴卒方往捕未
返鄉民大駴音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
以它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
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
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

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今意憖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怪之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為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為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

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為令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為虀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

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孫乃柗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為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决不敢辭小罪而蹈

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傜役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産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内為吏者宜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盡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

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陜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滩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鄭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為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

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為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瘡瘢今舍我去願得隻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為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户絶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于

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公曰世俗謂儒者少功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同其誦説同其所操守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為足用謂儒者為懦緩僨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余觀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

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朱環傳子元女壽附

朱環字君玉婺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兒啼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壁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刼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壁謀瘞舍

中壁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褫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寃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恒順受之不怨桂死遇壁益厚壁子慶多暴或逐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于家子元女壽

元字子初性警敏絶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砦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邇盜將刼元父環及環兄

遇魁為謀帥元聞遽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觧事江南内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叅謀執刃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葅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壽生有淑資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宗王昂吉岱及浙東宣慰使史弼捕獲之械至州城將鞫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械中奴嘗怨環搆傷欲連環出貲助鎮龍時史怒寇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昔緹縈能救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曹掾馮耿賢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

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為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椎碎奴口不果誑

贊曰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濂竊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近之矣元為親故拔劒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

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具列之于篇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煜煜能動人競要遮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三

十室同案而饍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臯比中居以倡道為已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曰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梭冠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執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欒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

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强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為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惷愚謀諸鄉鄙活之氓輟烏犍為謝生拒之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巳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

致餽繼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猶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為造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毅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為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斲木為拜其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王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則止頭患瘍毋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痰疾大作身熱如火焮榻畔懸繩代梔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刃

割姑衣有纊能覆之乃安朮葉氣烈不可近熱弗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心知其為巳也熱退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舂溪濵挾册坐輜車則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朋儕之為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敎授束脩之上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不盡夜分燈屢涸猶聞其吟諷

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嘆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輿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善來為郡録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公謙於金華山中公為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絶淮泗浙黄河而覩泰山嶧之雄徘徊闕里悵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若黄文獻公溍揭文安公傒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玄叅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重聲譽

翕然至有薦為檢討經筵編脩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
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為教其發明本心之學
至利欲沈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
夫愚婦皆知畏慕革心從善縣饑先生告令曰民饑且
死大夫其得奠枕而卧耶即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
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
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之爾至正中荊
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鄙先生畫八策賛將軍石抹

宜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
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寶忽丁適盜
遂深入焚官舍汙人女婦剽囪至鷄犬先生召門人章
溢季文謂曰吾豈忍以良民畀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
命乃部勒鄉民為兵逐殺羣盜大府録功賚之以金幣
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毅拜賜侈矣謝不受
俄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恚集季溪惡少年據險阻以
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灑泣以復讐

為事弟子胡深方叅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方伯連率帥師剪夷之越二年始平葬先生益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為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氓之顛隮如已病之茍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為蹙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豪民制鉅量以入粟亦叱使減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為惡時欲加害賴上官

察之獲免生平不食君禄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
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廉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
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
者若麟角盍亦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
有竒氣可誦自㓜不茹葷肉雖强之食終弗能下咽閒
居斂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瞑鼻息雷鳴坐客未
寢者談辯䗖起晨與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
全而不亂如此歿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子以凡

子彦荀為後扁書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為訥齋先生云

太史氏曰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薫為良善者衆及隣境寇作子通帥弟子起兵殲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先生絶類雖然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縣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為師復讐兵也二年弗解卒尸亂輩于市功比術為尤難祠宇之

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葢亦入人深矣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

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
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
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
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
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内有雙橘
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
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
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

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子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令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顧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

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

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毋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録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

所言而皆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偏師廵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

子名士選故命其為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虜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卵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滹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急流中若沈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

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爲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爲高郵興化尹士龍修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葢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虐𦦨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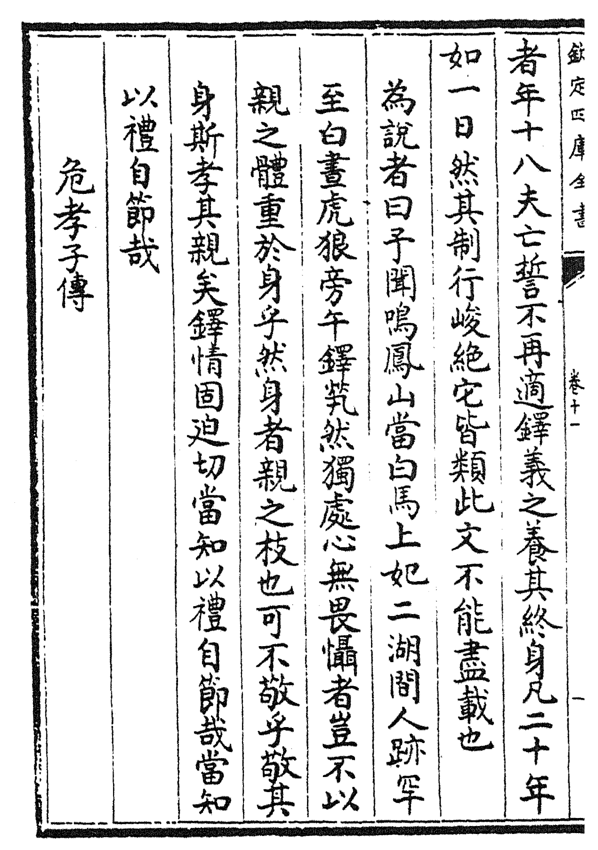
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澍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恶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予總修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記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删其墓志為小傳一通以傳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兩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驩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

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
及歿鐸哀慟幾絶卜塟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
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
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
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廵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
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
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泝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
咸迎養之死皆返塟先塋人以為難其姑適河南匡氏



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絶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為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煢然獨處心無畏懾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廹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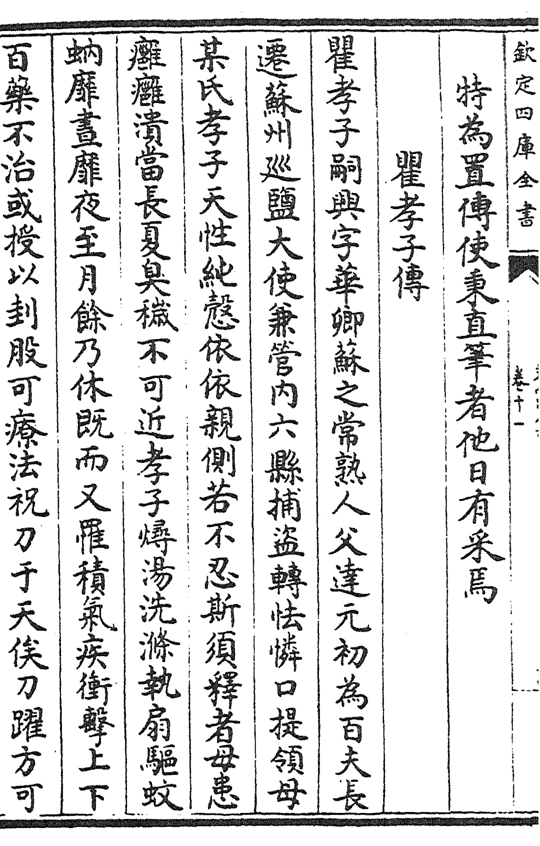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隷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州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

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

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



特為置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瞿孝子傳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廵鹽大使兼管内六縣捕盗轉怯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慤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焊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上下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祝刀于天俟刀躍方可

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廹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羮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覔之雙脛皆赤腫孝子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芰水中人以為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寠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氊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卧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

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擕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

及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
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
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
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且耄見
介子莊官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
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
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也遂終
史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

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絶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者濂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彜之大故造瞿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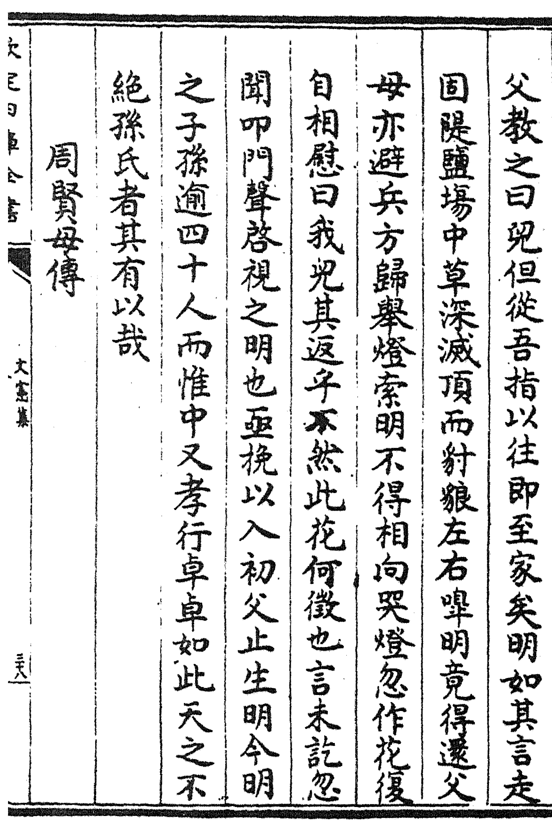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人言行歷歷

能道之凡所謀猷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頮面輒[illegible]去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瘁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閭巷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

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鬚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老



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囘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嘷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為州縣吏生十齡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鬱鬱邪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繹書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揖上官去人賢之瀕嫁父欲厚其裝環珥鞶帨之屬無所不飭王氏視之澹如出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處娣姒之閒恒欣

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勝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魯峰顛惡少年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遣人適其姦盜驚而潰其母項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挾日絕粒不食已而果元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爲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惟孝於尊章出其餘智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姻柳州教授埏生子欽年近弱齡埏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

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媪御兩
下宜之生子環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
習書傳蜎蜎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
亦事節若母懷姙九閱月環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
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十日廉生一男子
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為敖氏餒鬼乎未幾欽亦
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
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蠭起市魁都伯各聚

農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孫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厲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為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為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璟瀕亡時荃在母

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為諾非見義明如皦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强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鬻環釧市書屬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為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為之先孰為之後非胡氏挈綱

振維於上則林氏煢煢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為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劒光芒閃鑠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彛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黄華亂家又燬於兵羞

服且弗完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絕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奈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為娶婦廖氏生三子順興埜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一清鬻簪珥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甘旨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媵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日授書

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誦
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
乃還以寧燮書或忘食道真執匕餕之仕其恣觀不輟
二十七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繇國子助教八遷
而爲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
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文孫
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絶
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

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鄭節婦黄氏傳

黄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辛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擇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瀛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罹患疽流注

肌𣪍間一潰一興纍纍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卧
起附膏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年仲容
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爲義家婦死爲義家鬼敢
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
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樹爲其後守貞今四
十九矣及見樹授室生二子慓湛朝夕受其孝養云昔
者孔子稱寔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葢觀感而
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

葉聚食至大辛亥嘗旌其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況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

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彛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恚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

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為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内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殽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煢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

某為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為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闇劣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于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為

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為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宋瑾請為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毋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眞鴈納為室既歸三族媼御交譽之常字

彦常少有遠游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既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二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醯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耄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有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驥尤

切俾事賢傳受春秋三傳之學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
行省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吳王府伴讀朝夕陳
訓于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獄
大臣洎部使者交謁于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為慕貞榮
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
有今日幸視驩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酹王家墳上庶他
日九泉見彥常無慚色爵禄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
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貴富

家有傔媵足以備驅役閭廬足以蔽風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煢煢弔影室如懸磬忍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為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為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為人婦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
操潔如氷太史作傳永揚休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金華宋
濂撰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詪九世
孫也令詪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為諸暨人父孟
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

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婿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姒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囓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髽跣號泣泣閒舍食哺諸兒不暫出户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偽

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家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削木膚采藜藿以食或問其艱勩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為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剪髻髮示之益自裁戢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主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辨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于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曰治麻縷為布帛以繼之絕市詩書

教諸子夜焚松脂于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睡首俯輒笞咄不少恕諸子皆凜然畏憚如嚴君覩其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為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歿惟顯宗存為之昏娶先於已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祚入為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為難能至於守義

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謝節婦傳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

陋矣若謝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鄒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為計以語覘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忍見鄒氏兒為人奴隷乎已而永泰卒窶貧甚甑盎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為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不知其

貧及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棺櫝行喪治塋務合儀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他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為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棄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

達理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為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久矣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澳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為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閲月殁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貳子肅寛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

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
則效之茍或失思慮再醮於人縱死為鬼亦當有餘羞
耳賈氏悦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側旨若
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敎肅與寛又恐不
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
哭之慟曰爾何遽去子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乎不火
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茍死其奈父母何遂割情忍泣
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寛以才學被選列官國朝再

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

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已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爲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爲亨而孰爲不亨乎況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

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哉

趙節婦傳畧

監脩國史長史張君子長著趙節婦傳畧辭至九百餘節婦之孫嗣鴻懼讀者莫得其要請濂刪其辭為傳畧云節婦徐氏名定瑞婺蘭溪人年及笄歸金華趙時堯時堯父旰夫亦娶徐節婦姑也無子生二女時堯以再從子為其後二女以非己同出不相寧節婦相夫順受

之母子以和時尭卒節婦年甫三十誓不再適養其姑終身撫弱子至於成人復三十年乃終若節婦者其無愧婦道者耶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歳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虀暮鹽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杼夜絲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撼之者志如鐵

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醲醬肥犬彘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遊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為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詩書謨訓其所欲為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為難哉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黄岩金沙里人性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

容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猫
貐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
四明年二十有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躑躅欲不
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瘞于鄉屏鉛華弗御戴道
家冠被鶴氅衣翛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謂之
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娼
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刼其去貞
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

聞其賢强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絶仆地滕人抉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閒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巵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我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

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强之强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盎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譪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赧然怒去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刎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

帷閤淒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為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為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為信或處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

凛凛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絶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刀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静衢之西安人其父㬎本蓍纓家娶周無它男子惟産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如成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讋

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莊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煜煜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巹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夭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日靡夜事紡磚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疏食水飲甘之若飴舅歿貞婦出所畜布帛為含襚衰經諸費始得成喪思誠出卜葴地舟覆溺死上舫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勩

葬舅與夫先塋之側養姑高堂日問起居寒時燠寒爲衣進之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絶之雖寒燈凉幌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娣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脱若無子其如老姑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犬彘其行妾肯爲之乎即引交股刀截去鬈誓不二夫聞之者懼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謙以行義察舉爲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爲瀧水丞

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謙當之官會
恩例覃及於親受文綺紬繒之賜貞婦益喜召謙至出
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氷蘗自守
禄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慎毋黷貨為也洪武二年知縣
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氷清玉潔可
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珍加覆覈焉浙江按
察僉事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
達之中朝三年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

又四康强無宅疾嘗有田宅為强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弗與競及宅轉售他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淪胥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

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予於徐氏之事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黄山自幼莊静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黄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

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搆浮梁劇盗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

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
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
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
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
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
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决矣然不可使羅氏
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勝人
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

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耶横槊刺其背死勝實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勝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守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窣窣然動啟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

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内婦死於夫子死于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王媛貞阮傳

王媛貞阮者名淑藁城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

之妻也瑀故名閥淑亦出右族好禮而貞一陽和陰肅懿聞流三族間瑀以材起家為裨將當戍夫槩夫槩與敵土犬牙瑀將邏騎偵其營敵意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瑀知不能免蹈白刃前邏騎皆逝瑀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尚何所仰哉遂蒙被泣臥不粒食媵人以食進淑麾曰去吾不食矣已而氣阽阽若絲先後僅屬媵人又以藥進淑復麾曰去吾不藥矣如此者七日竟終年甫二十三爾淑葬金華城北黃

塢其顛有異瓜生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者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倫定矣詩云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贊曰翼翼貞阮執行有常夫戍而俘盡然隱傷不食以死其節熗煌瓜瓞之生天旌厥祥

宋烈婦傳

烈婦宋蘩音華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搦管作字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烏傷賈明善足不妄

踰户閾雖家人弗聞其笑語聲一宗誰曰是端簡静默也賈氏有婦矣父母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一年令與夫來居潜溪烈婦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為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為婦者當壁碎而潔無寧瓦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擣蘭溪遠近大震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竇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旌纛執劒殺人如刈草菅烈婦亡匿灌莽中為游卒所執乃抽銀條脫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

紿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瘗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急我我將死於爾何利不若導爾發之游卒悦其言從之行至深淵側竟躍入死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濂聞而哭曰天乎烈婦在家為淑女歸人為良婦既淑且良縱不備有諸福其豈不得考終于寢乎不知何為而遘玆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捐軀徇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若死

者何如也縱遘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當孝人臣之當忠也烈婦之死恒道爾何足深羨乎雖然是固恒道爾而亦非易致也人之所欲莫甚乎生苟所見一髮未盡則幸存之念與幸存之念興含辱忍垢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上下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日月不足為明視區區微生直鴻毛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徽太平日所言當璧碎而潔毋令瓦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

與乾之竇氏越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焉濂因不避親撫其行實著為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討也

謝烈婦傳

謝烈婦芾婺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處宗族以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執弗行鞠撫衆甥紉箴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家政

一聽芾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游騎日壓境
土芾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逾十萬數出則壓埃
蔽天白日為黄既得睦必東窺婺謂其不至者妄也卿
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衰瘦如鬼旦暮禍及決不能
挈葯幼遠遁曷若先買舟東下為上計否則歸妾母家
母家南有池即有急以身餧魚鱉爾誓不受污以病君
也履重於行紿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
出城南芾復申前言且祝履曰宜急旋稍緩噬臍無及

矣屐復荅如初越四日辛未芾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絶謂縢人曰事急矣候鷄再號裹糧挾季女以東縢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芾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縢人後視芾不相及棄小兒道上亦泣去已而游兵四出赤幟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虜女婦無算芾度不可免力疾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屐歸求之浹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

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芾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為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或伏不翅狐兎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芾之烈者也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于内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層雲可

閑非細故也彛倫風教於是所係為甚重濂故為文道其事使濂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箒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

賛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婺亦以秉節沈淵死後烈婦特三十有六日爾濂悲之淚落弗止聞有如婺者必謹叩之或歷其地以訪焉間嘗過金華山中閤烈婦投崖處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凛凛有生氣豈其貞魂烈魄猶足以感人耶烈婦雖死其弗死矣夫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戍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戍七閩未幾午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卧冰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不得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爲聞于縣給過所遣之至閩零猶在問夫瘞地則榛

莽日塞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氷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為上于大府請復其家使零護喪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瘞叢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墮未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也瘞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

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旨母劉氏得疫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起居下撫孩穉漱澣紉綴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蕭然持箴恒至夜半不休且不樂靡麗身衣紈素同綺繡女偕坐罣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絶愛之不肯歸凡子

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激曰爾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修譽起一鄉閭玄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痛繩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瞽瞍底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疆暴欲侵淩道安厲色叱之去其人恃為尊屬屢見白道安殫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不幸遇此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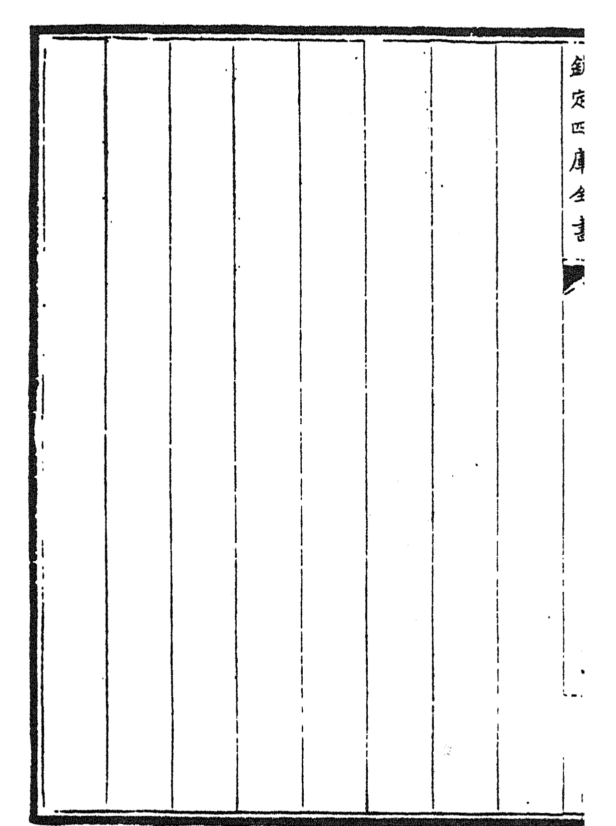
一死爾勝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茍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秪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為安日向中道安潛出沈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𡨋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雨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

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濂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真適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年今垂五十而節操凛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為敬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殁必為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决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删詩而不削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文憲集卷十一

謹案第一頁前五行唐古氏舊作唐兀氏錫剌卜藏布舊作沙剌藏卜今並改　三頁前四行巴延舊作伯顔今改後倣此　後六行鴻和爾布哈舊作晃忽兒不花今改　二十頁前二行昂吉岱舊作𡱆吉䚟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諱